

林黛玉与贾宝玉

新刊之十四事 陳玉美編著



自序

「愛情是虛偽的，也是真實的。」如果有人說這兩句話是矛盾，那我也祇好承認是矛盾。

其實，不但愛情原是矛盾，就是宇宙間任何的一物一事，何嘗不是從矛盾中產生出來？我們需要這個，當它是矛；需要那個，當它是盾，兩個都需要呢？那又惟有右手執矛，左手執盾了。至於愛情，對方和你熱烈往來時，是真實；對方和你冷淡而致絕交時，不消說是虛偽。

如果能夠把紅樓夢裏那一「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兩句來作座右銘，我相信世間上永遠沒有愛情，沒有功

名利祿，沒有……可是，人們怎會把那兩句話記在心上？

因此，「庸人自擾」的勾當無日無之；「桃色事件」層出不窮，尤其在桃色事件中，弄出不少「庸人自擾」的勾當。唯其如此，又何怪賈母的愛孫厭孫，熙鳳的救侄害侄呢？

黛玉的死，寶玉的癡，委實得着不少癡男怨女們的同情和熱淚，但他（她）們也太癡，太呆了啊！如果他（她）們仍然以為紅樓夢這書是真實記載的話，我就胆敢得罪他（她）們根本解不透那一假作真時真亦假」的一句。

陳玉美序

林黛玉與賈寶玉目次

目次	1
一 女人是水做的骨肉	一
二 黛玉微笑舉步進房	一一
三 把寶玉摟在懷裏	二三
四 就在床上鬧作一團	三二
五 待我幫你把花埋葬	四八
六 我拿我的心給你瞧	五七
七 卿須憐我我憐卿	六九
八 把寶釵娶過來冲冲喜	八〇
九 給你娶林姑娘過來	九一
一〇 一縷香魂歸天國	一〇一

插圖目次

一	女人是水做的……	八
二	黛玉微笑舉步進房……	一六
三	我不要這勞什子了……	二七
四	就在床上鬧作一團……	四七
五	待我幫你把花埋葬……	五四
六	我拿我的心給你瞧……	六四
七	卿須憐我我憐卿……	七五
八	把寶釵娶過來冲冲喜……	八八
九	給你娶林姑娘過來……	九九
一〇	一縷香魂歸天國……	一〇九

林黛玉與賈寶玉

一 女人是水做的骨肉

賈化，字時飛，別號雨村，湖州人氏。在巡鹽御史의 公館裏當着一位西席。

巡鹽御史姓林名如海，是新近來維揚視事的大官員。他籍貫蘇州，年紀已經五十多歲，雖然納了三四房姬妾，可惜命中無子，祇嫡妻賈氏生下一女，取名叫做黛玉。她從小到大，就長得聰明俊秀，善承人意。如海夫婦愛之簡直像掌上明珠一樣，所以特聘雨村在家，教訓女兒的學識。

但黛玉體弱多病，一個月中僅有半個月的時間消磨在書房，其餘都與藥爐爲伴。好在林御史並不理會這些，祇要女兒喜歡讀的時候就讀讀，不喜歡就不讀。雨村因而清閒得很。

這樣過了一年多，黛玉的母親賈氏夫人，一病而亡。黛玉奉侍湯藥，守喪盡

禮，過於及痛。加之她去年秋病，故此病復發，有幾個月不曾見好。雨村與片無聊，不時到外面消遣。

有一天，風日晴和，雨村用了午飯，便想到郊外去領略一些村野風光。於是信步行上一山環水，茂林修竹的地方，見有屋廟宇。那廟宇內將領額漆泐剝落，有額題着智通寺。門傍又有一副破舊的對聯是：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不禁暗地裏贊賞着：這兩句文雖極淺，含意却深。我雖遊過很多名山大刹，可是從未見到這樣一副妙對。寺裏諒必有幾位隱名之士在着，我何不進去訪問一回呢？他想到這裏，遂興奮地進了寺門。但寺內香火久絕，神桌前積塵盈寸，祇有一個龍鐘老僧在那裏煮粥，雨村見了，並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感到大大失望，便仍然退了出來，無目

的地移步來到一個小村鎮。

爲了要提起一點野遊底興趣，就步入一家酒店喝幾杯酒。當雨村剛踏進酒店時，忽然有一個人從座頭站起身子，笑着向他拱手說：

『雨村兄！巧極了，巧極了！』

雨村連忙朝這歡迎他的人一看，才認得是在京都古董行中貿易的冷子興。從前在京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爲的人，這冷子興也非常仰慕雨村的文名，故此兩人十分投契。當下雨村就笑着問：

『老兄幾時到這裏來的？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今天的巧遇，真是奇緣啊！』

『去年年底回家，今因還要入都，由這裏經過，順路找個朋友談些別事，承他的情，留我多住幾天。因爲沒有要緊的事，所以就答應下來，再過些時，便要動身了。』子興愉快地回答。

『那末怎會獨個兒到這裏喝酒呢？』雨村又問。

『今天敝友有事，我閒着到這裏，不料竟會和你巧遇。』
子興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下。重新點菜添酒。兩人閒談慢飲，說些別後之事。

『老兄，近來京都可有什麼新聞麼？』雨村問。

『新聞却没有，但是你的貴同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

『哈哈……小弟族中，並沒有什麼人在京都，老兄的話從那裏說起呢？』雨村笑着說。

『和你同姓的，豈不是一族麼？』

『是那一家？』

『榮國賈府中，也許不會沾辱你老先生的門楣吧？』子興也笑了起來。

『原來是榮國賈府麼？若論寒族人丁，實在不少。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有閒心去逐細考查？至於榮國一支，却是同譜，但他們恁般榮耀，我

們不便去認他，故此更其疎遠了。」雨村說時，露出很感嘆的樣子。

「你別這樣說吧！現在這榮寧二府，全都蕭條了，比不上先時那般地光榮了
啊！」

「當日榮寧兩宅，人口極多，怎會便蕭條得如此快呢？」雨村有點不相信。

「我不說出來，無怪你會不相信的。」

「去歲我到金陵時，因欲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宅前經過，也還都呼嶒險峻；就是後邊一帶花園裏，樹木山石，都還有葱蔚洵潤之氣，那像個衰敗之家？」

「雨村兄！」子興搖了搖頭回答：「你怎麼一點也不明白？古人不是這樣說過嗎？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現在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人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人口日多，事務日盛，主僕上下都安富尊榮，運籌謀畫的竟無一人。那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儉；外面的架子雖沒有像倒，內囊却也有點空空

了。這也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鐘鳴鼎食的大人家，如今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兩村聽到這裏，就很奇怪地問：

『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的且不去談，祇是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怎會一至於此呢？』

子興嘆了一口氣，乾了一杯酒，才慢慢地說：

『這也許是天意吧！當日寧國公是一母同胞兄弟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兩個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子賈敷，八九歲上死了；祇剩一個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祇愛燒丹煉汞，別事一概不管。幸而早年留下一個兒子，名叫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做神仙，便把官職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住在家裏，祇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們胡羈，這位珍爺也生了一個兒子，現在年紀十六歲，名喚賈蓉。賈敬既不管事，賈珍更無法無天，整日整夜都尋歡作

樂，就是把那寧國府翻了轉來，也沒有什麼人敢來管他的。說到榮府，方纔所說的異事，就出在這裏了：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位，娶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爲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代善逝世，太夫人尚在。賈赦承襲官位，爲人卻也中平，也不管理家事。惟有賈政，自幼酷讀詩書，爲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從科甲出身。不料代善臨終，遺本一上，皇上憐念先臣，即叫長子襲了官位，又問還有幾個兒子，立刻引見，並將這位賈政額外主事職銜，叫他入部習學。現在已陞爲員外郎。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叫賈珠，十四歲進學，後來娶妻生子，不到二十歲，便短命死去；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這就奇了。不想隔了十幾年，又生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胞胎，嘴裏便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還有許多字跡。你認爲可奇怪麼？」

『果然是一件異事。祇怕這啣玉而生的孩子，將來還要比他的祖先還要顯著呢！』雨村很羨慕似的回答。



女 人 是 水 做 的

「哼！」子興冷笑了一聲：「人人都像你這樣說呢。所以他祖母愛如珍寶，

當這孩子週歲時，政老爺便試他將來的志向，將世上所有的東西擺列了無數，叫他去抓。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祇把脂粉釵環抓來玩弄。那政老爺便不歡喜，說：「他日無非是一個酒色之徒。」所以就不很疼愛他。獨那太君還當作命根子一般地。說來更奇，這孩子現在有十幾歲，雖然淘氣異常，但聰明乖覺，百個中沒有一個及得上他，說起孩子話來也奇，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

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就覺得濁臭逼人！雨村兄，你說好笑不好笑？將來一定是個色鬼！」

『我以為這孩子並不是色鬼，而是一個情癡情種。』

『色鬼也罷，情癡情種也罷，好在於我們沒有什麼相干。……賈府中現在有三個女兒。政老爺長女元春，因賢孝才德，選進宮作女史去了；二小姐迎春是赦老爺姨娘所生；三小姐探春，是政老爺庶出；四小姐惜春，是寧府珍爺的胞妹。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說個個都生得像花一般的美麗。』

『怎麼她們都用「春」字來做名呢？』雨村又問。

『因為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所以取名元春，其餘便拿「春」字來用了。現在你貴東家林公的夫人，即是榮府中赦政二公的胞妹，在家時名叫賈敏。假使你不相信的話，回去稍加細問，便可知道的。』子興肯定的說。

雨村聽到這裏，忍不住拍手笑着說：

「不錯，一點也不錯！我的女學生名叫黛玉，她讀書凡讀到「敏」字時，總讀作「密」字；寫字寫到「敏」字時，總減少一二筆。我心裏每每疑惑，現在聽你這樣說，是沒有半點差錯了。怪不得黛玉的言語舉動，另是一樣，不與平凡女子相同，我還以為她的母親不平凡，而生出不平凡的女兒來，今經你老兄一說，才知是榮府的外孫，這又不足希罕了。可惜她的母親上月便與世長辭啊！」

「唉！死了麼？她老人家姊妹三個，這是最小的也歿了。長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有，祇看那小一輩的東床何如呢？」子興不然而然地爲之興嘆起來。

「是的。方才說政公已有了一個啣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下的弱孫；這赦老一個也沒有麼？」雨村關心地問。

「政公既有玉兒之後，他的愛妾又生了一個，現在還不知好歹；至於赦公，也有一子，名叫賈璉，今已二十多歲，親上加親，娶政公夫人王氏的內姪女做正室，也有四五年了。這位璉老爺身上現捐了個同知，亦是不喜正務的，在於世路上善於

機變，言談來得。所以目今在乃叔政公府裏居住，幫着料理家務。誰知自娶了這位奶奶之後，合府上下人等，沒有一個不稱頌他夫人。連爺兒而退了一舍之地。因為她模樣兒又極標緻，言談又極爽利，心機又極深細，一萬個男人中，恐怕很難找出一個及得她上啊！」子興說。

『哈哈，……祇顧說話，連酒也忘記喝。』雨村邊說邊舉起酒杯，朝子興面前晃了晃，就一呷而盡。

一輪紅日，在西山快要掩沒，幾陣和風，吹得這兩位「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故人，略略有些微醉了。於是，雨村搶先付了賬。然後一同離開酒店，直望城裏走去。

歸途中，冷子興勸雨村去請林如海，紹到京都的賈政那裏，運動一個差使。雨村也認為寄人籬下，終非長策，所以就接受了他的勸告。

二 黛玉微笑舉步進房

這天，賈雨村鼓足了勇氣，在林如海面前表白心意，懇求他代為吹噓。如海當下沉思許久，很樂於介紹似的說：

『賈先生，這真巧極！早不說，晚不說，我剛要煩勞你老先生的時候，竟會見委。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前幾天已經遣了男女婢僕來接，可是小女身體還沒有完全復原，所以尚未起程。現在正想送她進京。因為小女蒙先生諄諄教誨之恩，未報萬一，今遇這個機會，正想設法舉荐，聊表寸心，先生今以這事見委，我當寫一封荐書，託內兄為你謀一個優缺。』

雨村聽說，隨即打恭稱謝，一面又問：

『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祇怕晚生草率，不敢進謁啊！』

『如果說起舍親來，却是和先生一家，乃是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的職位，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他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並不是那些見利忘義的貪贓污吏可比得上！所以我才敢毅然致書煩

託，否則不但有污先生清操，而且我也不肯去做哩。」

雨村聽了，心裏才確定子興所說的一點不錯，於是又謝了林如海。如海就擇了
下個月初二，煩雨村領着他的女兒進京。

黛玉本來不忍離開她的父親，無奈她外祖母已經派人前來迎接，加之如海又這
樣對她說：

『好孩子，你爸年紀已經半百出外，再不想續娶繼室。況且你素來多病，年齡
又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扶持，現在去依靠外祖母和舅氏姊妹，正好減去我
內顧之憂，怎可不去呢？』

黛玉這才含着悲哀，忍住眼淚，整理那進京的行裝。

那天，黛玉洒淚拜別父親，隨了奶娘和榮府裏派來迎接的幾個老婦，登舟進
發。雨村也帶着兩個童僕，謝過如海保荐的大恩，另外雇一艘民船，跟住黛玉的船
一同北上。

船到京都，雨村首先整理衣冠，帶着童僕，拿了家姪的名帖，到榮府投謁。那時賈政早已接到妹丈的信，即忙請入相見。他看到雨村容貌魁偉，言談不俗。同時賈政最喜歡的是讀書人，他那禮賢下士，極溺扶危的性情，大有先祖的遺風，況且雨村又是經妹丈竭力保荐的，因此優待以禮，更重不同。不到兩個月，便爲雨村謀了個金陵應天府的差使，雨村自然非常感激地鳴謝一番，走馬上任去了。

這邊——林黛玉那天到了京都，便有榮府打發轎子和拉行李的車輛伺候。黛玉從前常常聽得母親說：她外祖母家和別人家不同，她近日在船上所見的那幾個第三等老婦，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何況現在到得她家，更要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要多說一句話，不可多走一步路，恐怕給人恥笑。

她自上了轎，進了城，從紗窗裏向外面偷看，那街市的繁華，人烟的阜盛，確非別處可比。又行了半天，忽見街北蹲着兩隻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着十幾個華麗服裝的人，正門不闕，祇東西兩角門有人進出。正門之上，橫着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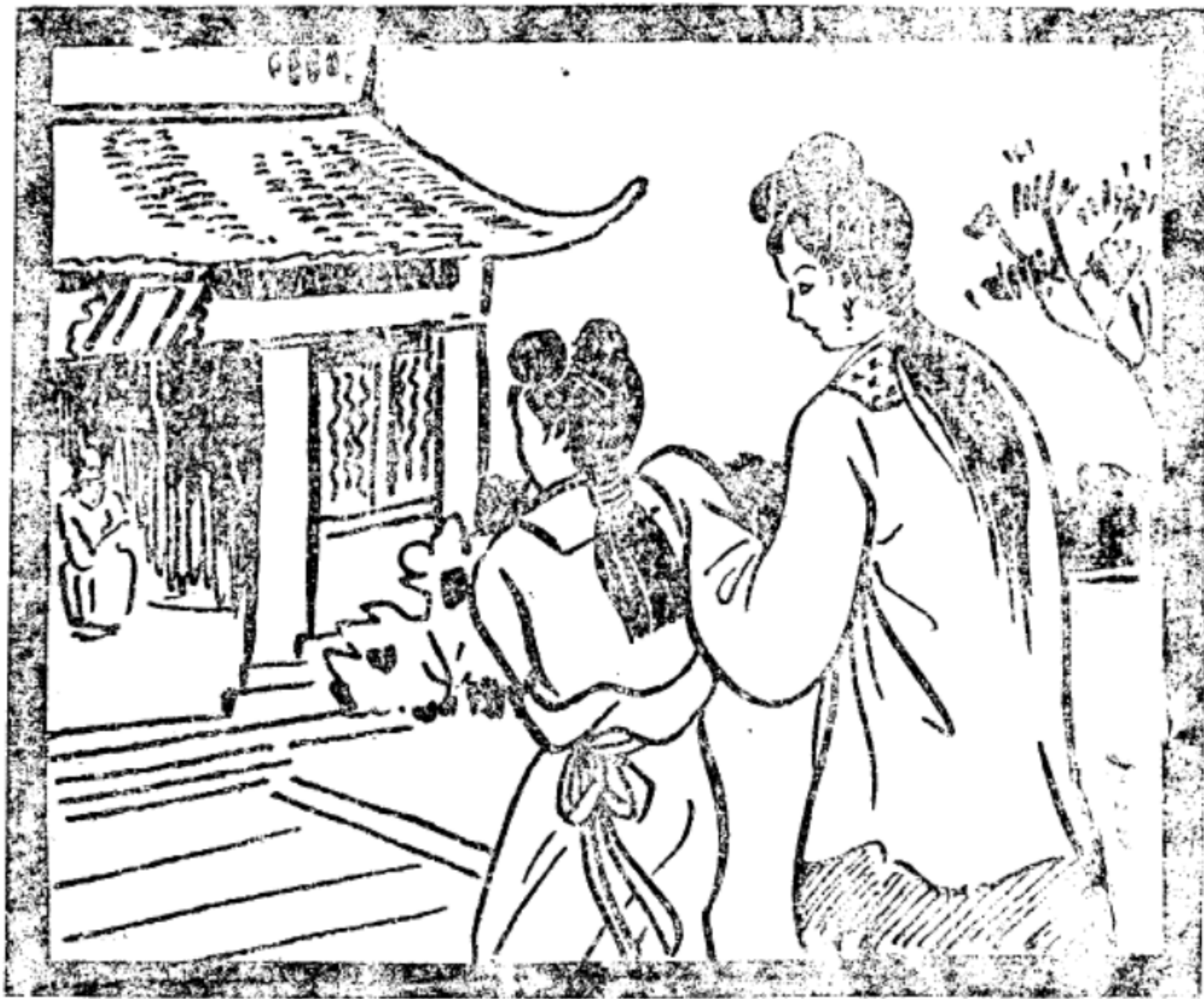
匾額，上面寫着：

「勅造寧國府」

五個大字。黛玉意會地在說：這是外祖的長房了。又朝西走不多遠，一樣的三間大門，方是禁園府。却不進正門，祇由西角門而入；轎子抬着走了一箭之路，將轉彎時，便歇了轎，後面的婆子也都下來了。另換四個眉清目秀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抬着轎子，衆婆子步下跟隨，直走到一垂花門前停下，那小廝們都肅然退出。衆婆上前打起轎簾，扶黛玉下轎。

黛玉扶了婆子的手，慢步走進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正中是穿堂，當地放着一個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風。小小三間廳房，廳後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雀鳥。台階上坐着幾個穿紅着綠的使婢，一見黛玉來到，都一齊笑面相迎。說：

「剛才老太太還在念誦呢，可巧已經念好了。」



她們說完，就爭先打簾，而且嘴裏還嚷着：

『林姑娘來了！』

黛玉微笑舉步進房，祇見兩個人
扶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
玉心知這就是外祖母，正想下拜，可
是早給外祖母抱住，撲入懷裏，乖孫
女，好孫女，一陣子亂叫亂嚷的大哭
起來。當下侍立的人無不下淚，黛玉
當然也哭個不休。經過衆人勸解了好
一回，黛玉才止住哭聲，重新行禮拜
見外祖母。賈母也就替黛玉一一介紹
說：

『這是你的大舅母，二舅母，那是先前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子。』

黛玉依了賈母的指示，逐位拜見。半晌，賈母又對眾人說：

『今天有遠客到來，快去吩咐姑娘們不必上學吧！』

眾人答應一聲，便去了兩個。不多一刻，祇見三個奶媽，五六個使婢，擁着三位姑娘進房。第一個：肌膚微豐，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默，觀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鵝蛋臉兒，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她們三個的釵環裙襖，全是一式一樣。黛玉連忙站起身來，作揖行禮，賈母又爲之逐一說出她們的芳名。

使婢送上香茶，黛玉遂將母親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的經過，哭訴一番。賈母少不得又傷感着說：

『我所有的女兒，所疼愛的祇是你母親，現在不幸先我而死，不得見面，叫我有什麼傷心得過呢？』

她說完之後，握了黛玉的手又哭得老淚縱橫，萬分悲苦。衆人都忙相勸慰，才略略止住哀慟。衆人看見黛玉的言談舉止，雅而不俗，身體面貌雖然弱不勝衣，却有一段風流態度，便知她有不足之症，因此齊聲問她：

『可有服些什麼藥？爲什身體恁般盈弱？』

黛玉見問，笑了一笑回答：

『我自小就是這樣的，從會吃飯時便喫藥到現在了。經過多少名醫的診治，可是總未見效。那一年，我才三歲，記得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自然不肯答應。他又說：既捨不得她，但恐怕她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聽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親一概不見，方可平安過此一生。這和尚瘋瘋癲癲地說了這些不經之談，也沒有人去理他。現在我還是吃人參養榮丸。』

『這正好，我這裏正配人參養榮丸，叫他們多配幾料就可以了。』

賈母說到這裏，後院裏忽然傳來一陣笑聲，說：

『我來遲了，沒有迎接遠客！』

話聲未了，門外早已站着一位像神妃仙子似的少婦。黛玉又趕忙站起接見。賈母笑着說：

『好孩子！你不認得她，她是我們這裏有名的一個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的便是，你叫她鳳辣子就可以了。哈哈……』

黛玉聽她外祖母這樣說笑，却不知用什麼稱呼才好。眾人曉得她在考慮稱呼，即忙行近對她說：

『這位就是璉二嫂子。』

黛玉雖未見過璉二嫂子，不過也曾聽得母親說：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的內姪女。自幼假充男孩子教養，學名叫做王熙鳳。於是她連忙笑着上前對這嫂子見禮，熙鳳攜着她的手，上下細細打量一回，便仍然送回賈母身邊坐

下。贊不絕口地說：

『天下真有這樣美麗的人兒，我今天才見到呢。怪不得婆婆天天都惦記着啊！祇可憐我這妹妹這麼命苦，姑媽偏就去了死！……』

說着，隨手用絹帕拭那眼裏淌下的淚珠，賈母立刻笑着阻止說：

『別哭了吧！我眼淚才乾了哩。你妹妹遠路而來，身體又弱，也是停哭沒有多少時候，快不要提起那些吧！』

熙鳳聽說，急急地轉悲爲喜，歡悅的說：

『不錯不錯，我見了妹妹，一心都在她身上，又是歡喜，又是傷心，竟把婆婆也忘記掉，該打該打！』她說到這裏，又走上兩步，拉住黛玉的手，繼續說：『妹妹今年幾歲？可曾上過學麼？現在吃些什麼藥？在這裏不必想家！要吃什么，要頑什麼，祇管告訴我！使婢婆子們不好，也祇管告訴我！』

熙鳳一聯串的說，黛玉便一聯串的點頭回答。熙鳳接着又問使婢們：

「林姑娘的行李可搬進沒有？帶來幾個人？你們趕快打掃兩間房間叫她們休息休息！」

使婢們聽她這樣吩咐，隨即出去辦理。黛玉在賈母房裏用了一些茶點，便由賈赦的妻室邢夫人帶領她去拜見兩位舅舅。

賈赦因近來身體不好，惟恐見了黛玉，彼此傷心，所以當天並不出來相見。祇吩咐邢夫人勸黛玉千萬不要思家，安心地跟着老太太和姊妹們一同過日；如果有什麼委屈的地方，祇管來告訴他，他自然會爲之調理。黛玉雖見不到大舅舅，但聽見這至誠的叮囑，也非常地感激了。

及至轉到二舅舅賈政那裏，可是又是他齋戒的日期，故此沒有遇見。當時由大舅母王夫人接見，並對她說：

「你三個姊妹，全都極好，以後在一起念書，認字，學針線，或偶一頑笑，應該互相諒解，切不可因此微的事故而發爭執！」

『舅母吩咐，自當遵守。』黛玉回答着說。

『我對於你的行爲，是非常信仰的，但，我還有一樣不放心，就是我那個孽根禍胎，簡直係家裏的混世魔王。今天因往廟裏還愿去，尚未回來，晚上你就會知道的。你以後總不用理會他，你這些姊姊妹妹都不敢沾惹他的。』

黛玉素聞母親說起，有個內姪，是啣玉而生，萬分頑劣，不喜讀書，專在內房廝混。外祖母又溺愛他，無人敢管。現在聽得王夫人這樣說，便知道這位是表兄。因此笑着問：

『這位可就是寶玉表哥麼？』

『不錯，正是那個頑皮孩子。』

『聽說他性情雖貪玩一點，不過待姊妹們却是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和姊妹們一處，弟兄們是另院別房，那有沾惹的道理呢？』

『你不知道緣故呢，』王夫人笑着說：『他和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

原係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的。若果姊妹們不理他，他到還安靜，假使姊妹們一旦和他多說幾句話，他心上一喜，便生出很多事來，所以囑咐你別理會他。他嘴裏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沒日，瘋瘋傻傻地，你千萬別要信他的話才好！」

黛玉隨即點頭答應。王夫人又和她說些榮府裏的日常生活，姊妹們的習慣性情。

三 把寶玉摟在懷裏

晚上，黛玉在賈母後房用了飯，就坐着閒談。突然，外面一陣脚步聲響，使婢進來報告，說寶玉回來。黛玉心想；這個寶玉不知是個怎樣憨懶的人？及至進來一看，却是位青年公子：頭上戴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戲珠金抹額，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袍，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綵，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穿了一雙青緞粉底小朝靴。雪白臉龐，襯上那對靈活的眼睛，紅潤口唇，

愈顯出他那處女式的青春美。黛玉一見，芳心裏不自覺地動搖了一下。

寶玉向賈母行過禮，然後回到王夫人房裏。不一會，已經把外面的衣袍脫去，這次走近賈母身前，更加表現出他風流瀟洒的態度。他那頸項上掛了一根五色絲縵，繫着一塊美玉和寄名鎖，護身符等物。

賈母見寶玉來到，就笑着對他說：

『外客還沒有相見，便脫了衣裳，連一點規矩也不守了。快去見你的妹妹吧。』

寶玉早已看見一個娘娘婷婷的女兒，便料定是林姑媽之女。於是連忙過去行禮。

當他走近看她時，覺得她和別人大不相同。祇見她那似感非感的娥眉，似喜非喜的杏眼，似愁非愁的情態，似病非病的嬌軀，真是誰也比不上她底嫵媚，美麗。他看完之後，嘖嘖稱贊，笑着對賈母說：

『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

「胡說！你在那裏見過她？」賈母也笑着問。

「雖然沒有見過，却很面熟，心裏很像久別重逢似的。」

「好，好！照你這樣說，我便放心許多了。」賈母像很安心似的說。

「妹妹名叫什麼？」寶玉溫和地問黛玉。

「黛玉。」

「可有讀過書麼？」

「書雖讀過，可是認不得多少字。」

「妹妹既有名，可有別字嗎？」

「沒有。」

「那末，我送妹妹一個名字吧：「顰顰」二字最好也沒有了。」

「顰顰是出在何典的呢？」探春插嘴問。

「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這位妹妹，眉尖若蹙，

取這個字最適當。」

「祇恐怕是杜撰的吧？」探春又說。

「除了四書，杜撰的也太多了。」寶玉隨口回答。

「剛才會面，就胡亂替人選名擇字，可笑不可笑！」賈母半笑半罵地說了這些。

可是寶玉並不理會，祇顧繼續和黛玉娓娓而談。

「妹妹，」寶玉說：「你可有玉麼？」

衆人聽他這樣問，全都不解他底用意。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所以纔問自己的，所以不加思索的回答：

「我沒有玉。你那玉也是件稀罕之物，豈能人人都有呢？」

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狂病來。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口裏還嚷着：

「什麼罕物？人的高下不識，還算靈不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

『這不是好東西了！』



我 不 要 這 勞 什 子 了

這時，嚇得衆人一擁去拾地上那

塊寶玉，賈母急急的把寶玉摺在懷裏

說：

『唉！孩子！你無緣無故爲什麼生氣呢？要打人就打人好了，何必把你的命根子摔去啊？』

寶玉現在已經哭得像淚人一樣，

說：

『家裏姊姊妹妹都沒有玉，單是我有，我已經覺到很沒趣。如今來了這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玉，可知

賈母知他性情，所以急忙哄騙他說：

『孩子，你這妹妹原有玉的。因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想，遂將她的玉帶了去。一則全殉葬之禮，盡你妹妹的孝心；二則你姑媽的陰靈兒，也可權作見了你的妹妹，因此，她說沒有玉，却是不便誇張的意思啊！你還不快些把它帶上，當心你媽知道。』

說着，便向使婢手裏接過，親和寶玉帶上。寶玉聽得祖母這樣說，想了一想，也就不再哭嚷了。

過了不多時候，奶娘來問黛玉房舍。賈母便吩咐她們：

『將寶玉搬出來，同我在套間暖閣裏。把林姑娘暫且安置在碧紗櫥裏，等過了殘冬，春天再給她們收拾房屋。』

『好婆婆！』寶玉急忙插嘴說：『我就在碧紗櫥外的床上很妥當，又何必出來吵鬧你老人家呢？』

賈母想了一想，同意地說：

『好！就這樣吧。每人一個奶娘並一個使婢照管，其餘在外間上夜聽喚。』

不久，王熙鳳已令人送了一頂藕合色帳和綿被緞褥之類來。黛玉只帶來兩個人，一個是自己的奶娘王媽媽，一個是十歲的小使婢雪雁。賈母見雪雁年幼，一團孩子氣；王媽媽年紀却太老，料黛玉全不遂心，於是將自己身邊一個二等小婢鶯哥，給了黛玉。

這夜，王媽媽和鶯哥陪侍黛玉在碧紗櫥內；寶玉和乳母李媽媽並大丫頭襲人都睡在外面的大床上。

襲人原是賈母的寵婢，本名蕊珠。賈母因溺愛寶玉，恐怕寶玉的使婢不合他使用，所以把將這心地純良的蕊珠割愛給了他。寶玉因知蕊珠本身姓花，又曾讀過舊人詩句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徵求了祖母的同意，把蕊珠改名襲人。這襲人却有一點奇特的癡態，當她伏侍賈母時，心裏祇有一個賈母，現在跟了寶玉，心裏又祇

有一個寶玉。爲了寶玉性情乖僻，每每規諫，但寶玉總不肯聽，所以心裏非常憂鬱。

當夜，寶玉和李媽媽已經入睡，她見裏面黛玉與鶯哥還未安息，便悄悄她走了進去。低聲的笑問：

『姑娘怎麼還不安歇？』

黛玉隨即讓她坐在床沿上，那鶯哥急忙對襲人說：

『林姑娘在這裏傷心啊！她自己流着淚說：「今天纔來，就惹出你們哥兒的病來，倘若摔壞了那玉，豈不是因我過麼？」經我多方的勸解，才忍住淚哩。』

襲人聽得鶯哥的報告，也安慰了一番說：

『姑娘快別這麼担心吧，將來恐怕比這更奇怪的事還多着呢。如果爲了他這種行爲而傷感，那你將來就會傷感無了的啊！快別多心。』

她們三個在房裏說了一個多時辰，才各自安息。第二天早上，黛玉見過賈母，

便到王夫人房裏，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閱金陵的來信。黛玉雖不知原委，而探春早已曉得是由金陵城中薛家姨媽處寄來的。不久，她們也要到這裏居住。

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把那迎春，探春，惜春三個孫女，反而不大疼愛。就是那寶玉黛玉兩人的親密友愛，也比較別人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順，似漆如膠。

可是，薛家姨媽這時從金陵來到，還帶了一個女兒薛寶釵。寶釵比她年紀雖略爲大些，然而品格端方，容貌美麗，人人都說黛玉及不上她。加之寶釵行爲豁達，隨分從時，不像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所以深得下人的敬仰，就是使婢們，也多和寶釵親近。因此黛玉便有點不樂，可是寶釵渾然不覺。那寶玉天性所稟，一片愚拙偏僻，把兄弟姊妹皆如一體，毫無親疏遠近的分別。現在和黛玉同處賈母房裏，故此略較別的姊妹熟慣些，便更覺親密，既親密，就不免有點過分。

這天，不知爲了些什麼事情，兩人在說話間發生一點意見。黛玉又在房裏獨自

垂淚，寶玉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求。那黛玉方才轉悲爲喜，回嗔作笑。

四 就在床上鬧作一團

梨香院，是榮國府裏的一所精緻房舍，薛寶釵和母親就住在這梨香院。

深冬的季節，凜冽的寒風吹得人們不願踏出一步，整天都縮在房裏圍爐取暖。

獨有寶玉生性好動，不願孤寂地悶坐，所以來至梨香院，找他的姨媽談話。

薛姨媽見他冒寒而來，急忙命他坐在炕上，寶玉開口就問：

『寶釵姐姐呢？』

『她在裏面繡花呢。』

寶玉聽了，急忙下炕走進內室，祇見寶釵坐在炕上繡花，一點也不察覺他在門

口。

『寶釵姐姐，你好！』寶玉笑着問。

寶釵抬頭看見寶玉進來，隨即站起身來，含笑回答：

『你好！』

說着，讓他在炕上坐下，命鶯兒倒茶。她一眼瞧見寶玉胸前掛着的玉，便又接着說：

『從前在家說你的這塊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鑑過，我今天倒要看看。』

她說到這裏，便移身前來，寶玉也就湊近過去，從項上摘下來，遞在寶釵手裏。寶釵托在掌上，祇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正面篆有十二個字：

「通靈寶玉，莫失莫忘，仙壽恆昌。」

反面，又是十二個字：

「一除邪祟，二療冤疾，三知禍福。」

寶釵看完，又從新翻過正面來細看。口裏不住地念着：

『莫失莫忘，仙壽恆昌。』

她念了幾遍，回頭笑着對鶯兒說：

『你不去倒茶，也在這裏發什麼跌？』

『我聽這兩句話，倒像和姑娘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哩。』鶯兒笑嘻嘻地回

答。

寶玉聽了，急忙搶先說：

『原來姐姐那項圈也有八個字麼？我倒要鑑賞鑑賞！』

『你別聽她的話，那裏有什麼字？』

『好姐姐，別哄我吧！我給你看，你却不給我看，這太不講理了。』

寶釵給他纏不過，便對他說：

『這也是一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鑿上去的，所以天天帶着。不然，沈甸甸地，

誰願意挂它？』

寶釵一面說，一面解開排扣，從裏面大紅襖兒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摘出來。寶玉忙托着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字，兩面八個字，共成兩句吉諺。正面是：

「不離不棄。」

反面是：

「芳齡永繼。」

寶玉看了，也唸了兩遍，又唸了自己的兩遍。這才笑起來說：

「哈哈……姐姐，這八個字倒和我的是一對。」

寶釵還沒有回答，鶯兒却又搶先說：

「那是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鑿在金器上……」

寶釵不等她說完，便罵她還不去倒茶，一面又問寶玉是從那裏來。寶玉這時和寶釵並肩坐着，祇聞一陣陣的香氣，不知何味。

香呢。」

『姐姐，』寶玉忍不住問：『你衣服燻的是什麼香啊？我從來沒有聞過這一種

『我生平最憎厭燻香，好好的衣服，爲什麼要燻它呢。』

『那麼，這是什麼香？』

寶釵想了想，才說：

『啊！不錯，是我早上吃了冷香丸的香。』

『什麼冷香丸？這樣好聞。好姐姐，請你給我一九嚐嚐吧！』

『嘻嘻，你又來胡鬧了。藥丸也能夠隨便吃的麼？』

寶釵的話聲未了，忽然外面有人在說：

『林姑娘到。』

接着，黛玉已經搖搖擺擺地走進，見了寶玉，就笑着說：

『哎喲！我來得真不湊巧！』

這時寶玉寶釵早已站起身子相迎。寶釵聽她說得恁般有骨，連忙回答：

『這是什麼話呢？』

『早知他來，我便不來啦。』黛玉說。

『這又是什麼意思？』寶釵進一步的追問。

『這有什麼意思。來呢，一齊來；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天他來，明天我來，間錯開了來，豈不是天天有人來嗎？既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熱鬧，姐姐怎麼不明白呢？』

黛玉這種撚酸惹醋的分辯話，說得寶玉和寶釵都很不自在。幸而寶玉用些別的話打開了話題。但不久黛玉的使婢雪雁走來，給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又借端發洩；

『誰叫你送過來？』

『是紫鵲姐姐叫我送來的。』雪雁低聲回答。

黛玉接了手爐，抱在懷裏，又笑微微地說：

『也虧你聽她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總當是耳邊風，怎麼她說你就依，比聖旨還快呢？』

寶玉聽這話，知黛玉借此奚落，也無法對付，祇好嘻嘻笑了一陣。寶釵素知黛玉是這樣慣了的，所以也不放在心上。

於是大家口不對心地歡談了一回，這才作別回去。

第二年的冬天，林如海因爲身染重病，寫信來接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憂悶。但又不得不打點黛玉起程。寶玉固然捨不得她離開自己，無奈父女之情，也不便攔阻。於是賈母定要賈璉送她去，還要帶她回來。所以賈璉祇得同着黛玉，辭別衆人，一直向揚州而來。

黛玉到揚州見過父親，侍奉湯藥。不多時，如海病勢日篤，竟致不起。賈璉遂爲之辦理後事，並同黛玉扶靈返蘇。

寶玉自黛玉去後，心裏便感到無限地孤獨，寂寞，和無聊。雖然寶釵常來談

笑，可奈他腦海裏祇有一個林黛玉。

他這樣廢寢忘食地過了半年，容顏憔悴，精神萎靡。賈母和王夫人見他這個樣子，心裏焦急得什麼似的。問他，他又不肯直說，祇推着是身體不大爽快。幸而不
到一年，黛玉和賈璉在蘇州已把林如海的靈柩安葬完畢，重來榮府。

寶玉見了黛玉，覺到她益發出落得超逸了。賈母連忙命人打掃臥室，安頓這位零仃孤苦的弱女。

久別重逢，當然會使賈寶玉興奮十倍。第二天的中午，寶玉便悄悄地走進黛玉房裏，祇見黛玉睡在床上。他便行近推她幾下，說：

『好妹妹，才吃了飯，又要睡覺？』

黛玉睜眼一看，才知是寶玉推她，所以便皺着眉說：

『好哥哥！別吵我吧！我在路上沒有好好地睡上一回，現在渾身都酸疼啊！』

『酸疼事小，睡出病來事大，我替你解悶，談一會兒就不想睡了。』

黛玉這時緊閉了一雙眼睛，有精無神地回答着說：

『我並不是睡，却是略略歇息一回啊！你還是到外面玩一些時候再來吧。』

『好妹妹！你叫我到那裏去玩呢？我見了別人，就煩惱起來了。』

黛玉聽說，不禁嗤的笑了一下：

『你既要在這裏，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着，然後說話。』

『不！我也要躺下來。』

『也好，躺着也不要緊。』

『沒有枕頭。妹妹，我們就枕一個枕頭吧。』

『呸！』黛玉似怒非怒地，『那邊不是有枕頭嗎？』

『我不要。臭奶娘的枕頭，誰高興枕？』

黛玉没法，祇得睜開眼睛，撐起身子說：

『你真是我命中的魔星，請枕這一個罷。』

說着，將自己枕的推給寶玉，又起身把自己的再拿一個來枕上。兩人對着臉躺下。黛玉一回眼，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於是欠身湊近前去，用手摸了摸。

『這……』她說：『又是誰的指甲搥破？』

寶玉急忙讓開她的手，一面笑，一面說：

『不是指甲搥破的。恐怕是剛纔替她們淘澄胭脂膏時，濺上面來的吧！』說着，便找絹帕要擦。黛玉就用自己的絹帕替他拭了，怪柔和地對他說：

『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不妨，爲什必定要露出破綻來呢？舅舅知道，却又挨罵啦。』

寶玉總沒有聽見這些話，祇聞見一股幽香，這香味完全是由黛玉的袖裏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衣袖拉住，要瞧瞧袖裏藏着些什麼東西。可是黛玉却笑着說：

『這時候，誰帶什麼香呢？』

『然則香從那裏來的啊？』

『連我也不知道。也許是櫃子裏面的香氣薰染的香吧。』

『不！』寶玉搖頭回答：『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兒的香。』

『哼！』黛玉冷笑了一下說：『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奇香嗎？就是得了，又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朵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哩。我有的是俗香罷了。』

這時，寶玉也忍不住帶笑對她說：

『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些！不給你點利害，也不知道的，今天可不能再饒你了。』

寶玉說完，隨即翻起身子，將兩手呵了兩口，便伸向黛玉膈肢窩內兩脅下亂

撓。黛玉素性最怕的就是觸癢；如今見寶玉伸手來亂撓，早已笑得喘不過氣來。她邊笑邊嚷着：

『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

寶玉方才住手，又笑問着：

『你還說這些話不說？』

『再不敢說了。』她一面整理紊亂的頭髮，一面又繼續說：『我有冷香，你沒有暖香呢？』

寶玉見問，一時解答不出，因此反問着說：

『什麼暖香啊？』

黛玉微笑了一笑，更嘆了一口氣，這才回答：

『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她嗎？』

寶玉聽到這裏，方才明白她蘊藏許久的醋味，到現在還沒有散去。於是又要來觸她的癢。

『方纔告饒，現在更說得狠了。』

他邊說邊伸手到黛玉的脅下，黛玉急忙躲開。嬌氣喘喘地：

『好哥哥！我可不敢再說了！』

『饒你也不難，祇要你把袖子我聞一聞。』

說着，便拉了袖子，移近鼻管邊聞個不停。黛玉捨脫了手說：

『聞夠了麼？快些給我出去吧。』

『出去未免太無聊吧？我們斯斯文文地躺下來，說些正經話好麼？』

黛玉這時用絹帕遮蓋着粉臉，並不回答。寶玉有一搭沒一搭地說了許多鬼話，

可是黛玉總不理睬。寶玉問她幾句上京？路上見到什麼景緻？揚州有什麼古蹟？土俗和民風是怎樣的？黛玉依然一句話也不說。寶玉恐怕她睡出病來，便想出一些新

奇的話哄騙她：

『愛喲！你們揚州衙門裏，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麼？』

黛玉見他說得鄭重，而且又正言厲色，還以為是真事，因此連忙追問：

『什麼事？什麼事？』

寶玉知她上了自己的當，便忍住笑，順口胡亂地說：

『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

『這是扯謊的，揚州從來沒有這個山名洞名。』

『天下山水多着呢，你怎會都知道啊？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吧。』

『好！你且說下去。』黛玉提起了精神。

『林子洞裏，』寶玉繼續說：『有着一羣耗子精。那一年，是臘月初七，老耗

子升座議事，牠說：『明天是臘八了，世上的都煮臘八粥，現在我們洞裏菓品短少，須得趁此打劫一些回來才好！』於是牠拔令一枝，遣派一個能幹的小耗子去打

聽。小耗子回來報告：「各處都打聽了，惟有山下廟裏粟米最多。」老耗子便問：「米有幾樣？菓有幾樣？」小耗子回答說：「米豆成倉，菓品却祇有五樣：一是紅棗，二是栗子，三是落花生，四是菱角，五是香芋。」老耗子聽了大喜，那時拔了一枝令箭，問：「誰去偷米？」一個耗子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個耗子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一都領令去了，只剩了香芋，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芋？」但見一個極小極弱的耗子應聲說：「我願去偷香芋！」老耗子和衆耗見牠這樣，恐牠不諳練，又怯懦無力，不准牠去。小耗子說：「我雖年小身弱，但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這一去，必定比牠們偷得乖巧而且多呢。」衆耗子忙問牠怎能比牠們偷得乖巧？小耗子說：「我不學牠們直偷，我祇搖身一變，也變成個香芋，滾在香芋堆裏，叫人看不出來，却暗暗地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這不比直偷乖巧得多嗎？」衆耗子聽後，都說：「妙固然很妙，祇是不知怎樣變的？你去先變一變給我們瞧瞧吧。」小耗子隨即笑了，一笑說：「這有何



團 一 作 鬧 上 床 在 就

雞，等我變來。」說完，搖身說變，就變了一位千嬌百媚，蓋世無雙的小姐出來。

眾耗子看了，忍不住齊聲笑着說：「

錯了錯了！原說變菓子，怎麼變了一位小姐呢？」小耗子現出原形，說：

「我說你們沒有見過世面，一點也不錯。你們祇認得菓子是香芋，却不知鹽御史林老爺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

黛玉聽到這裏，連忙翻身爬起，
按住寶玉，說：

「我把你這爛了嘴的，我早知你是騙我！」

說着就去擰寶玉的手臂。寶玉笑着央求：

『好妹妹！饒了我罷！下次再不敢了，我因聞到你的香氣，忽然想起這個典故來。』

『哈哈……罵了人，還說是典故麼？』

他倆，就在床上鬧作一團。結果，黛玉嘴上的唇脂，竟給寶玉吸去了一半。

五 待我幫你把花埋葬

祭國府賈政，爲了大女兒元春得着聖上寵幸，封爲貴妃。便特地建築一座大觀園，好讓女兒幸駕省親時，開心一下子。

這座大觀園佔地五十畝，舉凡亭臺樓閣，山水草木，無不悉心佈置。就是一條石橋，幾個巖穴的名稱，也經過一班年老的學宿多方斟酌，才決定下來。賈政曾經用他暗中考試的計策，命寶玉逐一品題各處的匾對，幸而寶玉雖然不大喜歡讀書，

但對於聯章詞句，却非常有心得，所以當他父親試他時，他竟能口若懸河地吟了不少絕詞妙句。等到貴妃幸駕大觀園時，看見那些佳句後，也不絕地稱贊寶玉的奇才。但，賈政却不喜歡兒子有這種不切實的才文，因為寶玉的筆下，總脫不了那些豔麗的辭藻。

大觀園自貴妃幸遊之後，賈政就支配兒女們到園裏居住。

於是，寶玉住在怡紅院，黛玉也住在和怡紅院最貼近的瀟湘館裏，寶釵住了蘅蕪院，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爽書齋，惜春住了蓼風軒。同時賈母又把心愛的使婢紫鵲給黛玉做閨中伴侶。

寶玉自進了大觀園裏居住，心神很覺愉快，每天都和姊妹們讀書，寫字，彈琴，下棋，作畫，吟詩；有時就猜枚拆字，低彈漫唱。他曾寫過下面幾首四時即事詩，寫情寫境，無不並皆佳妙。那幾首詩是：

春夜即事

霞綃雲幄任鋪塵，隔巷蛙聲聽未真；
枕上輕寒窗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
盈盈燭淚爲誰泣？點點花愁爲我嗔，
自是小鬟嬌嬾慣，擁衾不耐笑言頻。

夏夜即事

倦繡佳人幽夢長，金籠鸚鵡喚茶湯，
窗明麝月開宮鏡，室霽檀雲品御香；
琥珀杯傾荷露滑，玻璃檻納柳風涼！
水亭處處齊紈動，簾捲朱樓罷晚粧。

秋夜即事

絳芸軒裏絕喧嘩，桂魄流光浸茜紗，
苔鎖石紋容睡鶴，井飄桐露溼棲鴉。

抱衾婢至舒金鳳，倚檻人歸落翠花，
靜夜不眠因酒喝，沉烟重撥索烹茶！

冬夜卽事

梅魂竹夢已三更，錦罽鶻衾睡未成！

松影一庭惟見鶴，梨花滿地不聞鶯。

女奴翠袖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

却喜侍兒知試茗；掃將新雪及時烹。

這天，黛玉坐在瀟湘館裏，百無聊賴，就想走到怡紅院，和寶玉談一回天。可是遠遠望見寶釵先她進去，她也隨後走了來。行到心芳橋，祇見各色水禽，盡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個個文彩爛灼，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來。想不到那院門緊閉，雖然叩了十幾下，仍沒有人開啓。而且裏面傳出一陣笑語之聲，細聽一聽，竟是寶玉和寶釵的聲響。黛玉心裏便忍不住悲感

起來，淚珠遂簌簌而下。

她在院門口呆站了一回，就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牆角花陰之下，悲切切，嗚咽起來。

黛玉秉絕代之姿容，具稀世之俊美，不期這一哭，把那些附近的柳枝花朵上宿鳥棲鴉，一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

她勉強遏制着哭聲，轉身回去，無精打彩地卸了殘粧。紫鵲素知黛玉的性情，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嘆；且好端端地，不知爲着什麼，常常會淌下淚來。先時還有人勸解，或怕她思父母，想家鄉，受委屈，用說話來寬慰她。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是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也就不來理會她。所以這時紫鵲並不去問他，讓她獨自悶坐着。

這一夜，黛玉苦悶到三更鼓後，才倦極而睡。

第二天的傍晚，寶玉坐在桃花林下一塊大石上看書，忽然一陣風過，桃花被吹

落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都是花片。寶玉要抖了下來，却恐怕脚步踐踏着，祇得兜了那花瓣，走近池邊抖到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沿水而流。回到石旁，祇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他正踟躕間，忽然聽得背後有人對自己說：

『你在這裏做什麼？』

寶玉回頭一看，却是黛玉。她肩上擔着花鋤，花鋤上掛着紗囊，手裏拿着花帚。於是寶玉便笑對她說：

『妹妹來得正好，快把這些花瓣掃起來，撈到那水裏去吧。我剛才撈了好些在那裏呢。』

黛玉聽說，祇是搖頭，過了一會才回答：

『撈到水裏不好。你以為這水乾淨，却不知一流出去，就會弄髒了。那畸角兒上，我有一個花塚，不如把它裝進這絹袋裏，埋在塚內，讓它日久隨土化去，豈不



待我幫你埋花葬

乾淨麼？」

寶玉聽了，喜不自禁，因此附和

着說：

『那好極了，待我幫你埋花埋葬
吧。』

當他倆把花掃拾的時候，黛玉想
起昨晚不得其門而入的事，忍不住飲
泣起來。悲悽地把殘花埋葬。寶玉問
她，她却不出來。

又過了幾天，寶玉在園裏散步，
忽然遠遠傳來一陣哭聲，他好奇地循

聲前去。行到前幾天那葬花地方的假山後面，偷看一回，祇見黛玉正在把花埋葬，

又聽得她邊哭邊吟地在低聲歌唱：

『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榭，落絮輕沾撲繡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愁緒滿懷無着處，

手把花鋤出繡簾；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巢初壘成，梁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人去梁空巢已傾！

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堦前愁殺葬花人。

獨把花鋤偷灑淚，灑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荷鋤歸去掩重門，
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
怪儂底事倍傷神？半爲憐香半惱春，
憐老忽至惱忽去，至又無言去不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鳥自無言花自羞；
願儂此日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何處有香坵？
未若錦囊收艷骨，一杯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不教污淖陷渠溝，
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她一面低吟，一面哽咽，竟把那幫同她葬花的寶玉也忘記了。寶玉在旁聽到那「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和「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就不禁失聲痛哭，同情淚涔涔流下。

黛玉嗽着嘴，冷冷地說：

『別裝腔吧，寶釵姊姊會說會笑，怎像我整日整夜都愁苦流淚呢？』

寶玉這才明白她一半是傷春愁思，一半是撚酸撥醋。但聽她那悲哀的辭句，也不禁爲之黯然垂淚萬分感慨，可是他並不過去勸解她，偷偷地就離開這傷人情緒的環境。

六 我拿我的心給你瞧

黛玉自進了榮國府後，和寶玉日久廝磨，未免不發生一點情愛。及至薛寶釵從金陵來到，就把寶玉分去了一半愛黛玉的心；其實寶玉天真無知，祇要有人和他談笑，就誰都合得來，無所謂好感。但對於黛玉他才存着一點真純底愛戀。因此黛玉便視爲禁錮，很不願意有別的女人與他糾纏。那夜在怡紅院門前聽得寶釵和寶玉的歡笑聲，她已經感覺到無限底悲楚，所以當隔日葬花時，在寶玉跟前發出不少的怨詞恨語。寶玉除了慰藉和解釋一番之外，又陪了許多的不是，並且說明那夜實在沒有聽到叩門聲，寶釵和自己歡笑，也不過是偶然的事罷了。黛玉這才把一顆狹窄的心靈，暫時拋開。

有一晚，黛玉在房裏和紫鵲下棋，正下得出神時，矇矓矓地忽然覺得有個小使婢進來說：

『外面雨村賈老爺請姑娘出去。』

黛玉皺了皺眉，低頭沉思一會，才說：

『我雖跟他讀過書，但比不得男學生，要見我做什麼呢？況且他和舅舅往來，從未提起，我也不必見的。你去回覆他，說我有病，不能出來，與我請安道謝就可以了。』

『姑娘恐怕不能不出去呢。』小使婢笑着回答。

『爲什麼啊？』

『聽說他是來道喜和接姑娘回去的。』

小使婢說到這裏，黛玉正想追問道什麼喜，忽見王熙鳳，王夫人和寶釵等，都笑嘻嘻的走進房來。王熙鳳搶先說：

『我們一來道喜，二來送行。』

這時黛玉愈加驚慌不止，急忙問着：

『你們說什麼話？』

『嘻！』熙鳳又說：『你還裝什麼呆？你難道不曉得林姑爺升了湖北的糧道，娶

了一位繼母，十分合心合意。現在想着你住在這裏，不成事體，因託雨村做媒，將你許了你繼母的什麼親戚，還說是續絃的。所以派人接你回去，大約一到家中，就要過門的了。這都是你繼母作主，惟恐路上沒有人照應，還叫你璉二哥送去呢。」這一席話，說得黛玉冷汗淋漓。黛玉恍惚父親果在湖北做官的樣子，心裏更覺焦急。

『沒有的事，都是鳳姐姐造的謠言！』她焦急得無可奈何中，說出這一句。

半晌，又見王夫人向寶釵使了個眼色說：

『她還不信呢，我們走罷。』

『舅母，請坐坐再走！』

但王夫人並不理睬她，祇冷笑幾聲便走出了房。黛玉這時驚惶失措地，再說不出半句挽留的話。喉管裏哽哽咽咽，恍惚又像和賈母在一起似的。她心裏在想？此事惟有懇求老太太，也許可以收回成命。於是兩腿跪下，抱着賈母的腿，哭懇着；

『老太太救我！我南邊是死也不去的。況且有了繼母，又不是我的親娘，我是情願跟着老太太在一起的啊！』

但是賈母却呆着面說：

『這個不干我事。』

『老太太！這是什麼事呢？』

『續絃也好，却多得一副妝奩。』賈母幸災樂禍地笑了起來。

『我在老太太跟前，決不使用這裏份外的閒錢！祇求老太太救我！』

『唉！在這裏有什麼用呢？做了女人，總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知道，在此終

非了局的啊！』賈母溫和地解勸她。

『不！我在這裏，情願自己做個奴婢過活，自做自吃，也是願意。祇求老太太作主！』

坐在椅上的賈母，總不說話。因此黛玉又抱住這位老外祖母哭着說：

『老太太！你向來最是慈悲的，又是最疼我的，到了緊急的時候，怎麼完全不管？你別說我是你的外孫女，是隔了一層；我的媽是你的親生女兒，看我媽的份上，也該護庇些啊！』

她說到這裏，便把頭撞進賈母的懷裏痛哭。好一會，耳邊聽得賈母說：

『鴛鴦你送姑娘到房裏歇息，我給她闌得倦極了。』

黛玉情知不會有效，再求也沒有用處，不如尋個自盡，倒還乾淨。她想到這裏，就毅然站起身子，往外便走。深痛自己沒有親娘，甚至外祖母和舅母姊妹們，平日待得自己好，但事到臨頭，却是兩樣了。突然，她又想起今日怎麼不見寶玉？如果見他一面，也許有些解救吧？她想起寶玉，寶玉果然站在她的面前，而且還滿面春風地對她說：

『妹妹！大喜啊！』

黛玉聽了這話，心裏越發急了，也顧不得什麼羞恥，一手把寶玉拉住，說：

『寶玉！我今天才知道你是一個無情無義蜜口狼心的人啊！』

『噫！我怎麼是無情無義呢？你既有人家，我們各幹各的了啊！』

黛玉不聽猶可，聽了愈加從脚底氣到頭頂，益發毫無主意。最後祇得扯住寶玉，眼淚像泉水似的湧出來，萬分悽慘地說：

『哥哥！好哥哥！你叫我跟誰去啊？』

『妹妹！你就不去吧。你祇管在這裏住着，你原是許了我的。所以你纔到我們這裏來，我如何的待你，你可以追想追想啊！』

這時黛玉又恍惚是已經許配了寶玉了，芳心裏因而轉悲爲喜地問：

『哥哥！我早已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呢？』

『我說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話。那末，你就瞧瞧我的心吧！』

寶玉說到這裏，便拿出一把小刀子，毫不猶豫地往胸口上一劃，祇見鮮血直流。黛玉嚇得魂飛魄散。忙用手握着寶玉的心窩，重又放出悲楚的哭聲：



上一翻，撲的倒在地。黛玉拚命的大叫大哭，祇聞得紫鵲低聲細問：

我拿我的心的給你瞧

「哎也！你怎麼做出這個事來？你先殺了我吧！」

「妹妹！不要駭怕！我拿我的心給你瞧。」

說着，還用手在劃開的地方亂抓。黛玉又顫又哭，又怕有人前來撞破，惟有抱住寶玉狂哭。忽然，聽見寶玉叫嚷起來：

「不好了！我的心沒有了，活不
得了！」

黛玉急忙抬頭一看，見他眼睛向

『姑娘！怎麼壓住了？快醒一醒！脫了衣服睡吧。』

黛玉一翻身，却原來是一場惡夢。喉間猶是哽咽，心上還在亂跳，枕頭已經濕透，肩背身心，但覺冰冷。想了一回，父母死了許久，和寶玉尚未定婚，這個夢却從何做起的呢？繼而又想到夢中情形，無倚無靠，如果寶玉真的死去，那可怎麼樣好？她一時痛定思痛，神魂俱亂，又哭了一回，遍身微微出了一點汗，這才掙扎起來，把外衣脫去。叫紫鵲蓋好被窩，重新躺下。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

窗外淅淅颯颯，又像風聲，又像雨聲。停了一會子，又聽見遠遠的吆呼聲，却是紫鵲已在那邊睡着鼻息出入之聲。自己掙扎着爬起，圍住被坐了一會，覺得窗縫裏透進一縷涼風來，吹得毫毛直豎，便又躺下。正要矇矓睡去，聽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鴉雀兒的聲音，啾啾唧唧，叫個不住；那窗上的紙，隔着牖子，漸漸的透進清光來。

黛玉這時已醒得雙眸炯炯，一會兒咳嗽起來，連紫鵲也被咳嗽醒了。

「姑娘，你還沒有睡着麼？怎又咳嗽起來呢，想是着了風吧？」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咳的。」

「天亮了，躺一回養養神吧！別盡想長想短啊。」紫鵲低聲地安慰。

「我何嘗不想睡，祇是睡不着，你睡你的吧。」

黛玉說完，又咳嗽起來，紫鵲見她這樣，心裏很是傷感，所以再也不能入睡。

半晌，又聽見黛玉在咳，便連忙起床，遞着痰盂。

這時！天已大亮，一輪紅日，冉冉上升。陽光射進房裏，射進這位多愁善病的

瀟湘館主房裏，但覺得滿房的空氣都異常愁慘。

「你不睡了麼？」黛玉悠悠然地問。

「太陽也這樣高了，還睡什麼呢？」

「既然這樣，你就把痰盂換了吧。」

紫鵲答應着，忙去換了個痰盂，將手裏的這個放在桌上，開了門出來，正要倒

時，祇見滿盃子痰，痰中都帶着血絲。紫鵲不覺嚇了一跳，失聲嚷着：

『啊！這還了得！』

黛玉在裏面聽見，隨即接着問：

『是什麼？』

紫鵲自知失言，連忙分辯：

『手裏一滑，幾乎扔破痰盃子啊！』

『不是痰盃子裏的痰有了些什麼嗎？』

『沒有什麼。』紫鵲回答這一句時，心中一酸，那眼淚直流下來，聲音早已有點兩樣。

黛玉因為喉管裏有些甜腥，早自疑惑，方纔聽見紫鵲在外面詫異，現在又聽見她說話聲音帶着悲慘，於是便醒悟了八九分。

『紫鵲！進來吧！外面怕冷着呢！』

『是！姑娘。』

紫鵑答應這一聲，更比先前回答得悽慘，簡直像痛哭之後回答出來的一樣。黛玉聽了，冷了半截身體，看紫鵑推門進來時，尚拿着絹帕拭眼。

『大清早起，好好的爲什麼要哭呢？』黛玉問。

『誰哭呢？』紫鵑勉強露出笑容。『這早起來，眼睛裏有些不舒服罷了。姑娘，昨晚大概比往常醒得多吧？我聽見你咳嗽了半夜呢。』

『可不是嗎？越要睡，越睡不着。』

『姑娘身體不大好。依我說：還得自己開解些，身子是根本的。俗語說：『留得青山在，依舊有柴燒。』況且這裏自老太太起，那一個不疼愛姑娘？』

黛玉給紫鵑這些話一說，又勾起昨夜的惡夢來，覺得心裏一撞，眼中一黑，神色俱變。紫鵑急忙一手端着痰盂，一手拍着她的背心，好久好久，才吐出一口痰，痰中一縷紫血，簌簌亂跳。紫鵑嚇得面色灰白，半句話也說不出來。惟有用被將她

蓋好，先讓她昏昏睡去，然後悄悄地出去叫人。

賈母得了這消息，急忙去請大夫來替她診治。幸得黛玉的病僅是由抑鬱思慮而起，所以吃了兩帖清火疏肝的方子，便漸漸告癒。

七 卿須憐我我憐卿

賈寶玉整年整日都在大觀園裏閒蕩，他父親賈政就很不以為然。因此在府第附近訪得一位學宿，便打發寶玉每天到那學宿家裏攻讀。

於是，大觀園裏，日間少了一位多情公子與那幾位懷春的少女共同嬉戲。

有一天，賈政在書房試了寶玉一些功課，覺得也還過得去，心裏很是歡喜。因此就走出客廳和那些門庭食客閒談，說話中提及寶玉的學術，表示很滿意的樣子。座中有新近投來，最擅長下棋的一個王爾調，奉承着說：

『據我們看來，寶二爺的學問，已是大進了。』

『那有什麼進步，不過略懂一些罷了。學問兩字，早得很呢！』賈政謙遜地。
『這是老世翁過謙之話，不但王世兄這般說，就是我們看寶二爺，必定會高發的。』另一個門客詹光說。

『這都是諸位過愛的意思啊！』賈政感覺到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

『老世翁！』王爾調說，『晚生還有一句話，不揣冒昧，想和老世翁商議。』
『什麼事？』

王爾調見問，連忙笑着回答：

『也是晚生的相識，做過南韶道的張大老爺。他有一位小姐，說是生得德容功貌俱全，現在尚未受聘；他又沒有兒子，家資鉅萬，但是要富貴雙全的人家。女婿又要出眾，才肯作親。晚生來了兩個月，看見寶二爺的人品學業，都是必要大成的！老世翁這樣門楣，還有何說？若晚生過去，一說便成。』

『寶玉說親，年齡還早些啊，並且老太太常常說起不必心急。但那張大老爺尚

未深悉。』賈政似推未推的說。

『王兄所提張家，晚生也有點知道。他還是老世翁的舊親呢。』詹光又插了一句嘴。

『我不曾聽過有這門親戚。』賈政想了想回答。

『老世翁原是不知，這張府本和那舅太爺有親的。』詹光補充了這一句。

賈政聽了，方知是那夫人的親戚。坐了一回，便進內堂對王夫人說明，叫她轉問那夫人。

第二天，那夫人到賈母那邊請安，王夫人就提起張家的事，一面告訴賈母，一面問那夫人。那夫人說：

『張家雖係老親，但近年來也久不通音問了，不知他家姑娘生得如何。不過前天孫親家太太打發老婆子來問安，却說起張家的事：說他家有位姑娘，託孫親家那邊，遇有門當戶對的就提一提。聽說張家祇有一個女孩子，十分嬌養，也識得幾個

字。可是見不得大場面，常在家裏不出來的。張大老爺又說，祇有一個女孩子，不肯嫁出去，怕人家公婆嚴，姑娘受不得委屈，必要女婿過門，贅在他家，給他料理些家事。」

賈母聽到這裏，不等說完，便反對着說：

「這斷使不得！我們寶玉，別人伏侍他不設呢，倒替別人當家去。」

「老太太說得一點也不錯。」邢夫人說：

因此，賈母回頭吩咐王夫人：

「你回去告訴你老爺，就把我的話對他說，張家的親事，是作不得的。」

正說間，王熙鳳也走進來。賈母將事對她說了一遍。熙鳳便對賈母供獻了一頭好親事。

「婆婆，」熙鳳說：「不是我說句大膽話，眼前放着天配的良緣，何必到別處去找呢？」

『在那裏啊？』賈母笑問着。

『一個寶玉。一個金鎖，老太太怎麼會忘記了？』

賈母笑着點了點頭，似乎有接受這句話的意思。

這消息傳到寶玉耳鼓，可是他一點也不歡喜，也不在意，祇顧上他的學。有時到三個姊妹房裏溜一會，又在黛玉那邊坐半天。

黛玉吐紅之後，身體更加怯弱，但她對於寶玉，始終不把愛心表露出來，祇像癡蟲似的一閃一閃。不過，她非常留心寶玉的一切行動，使婢們有提及寶玉的話，她更關心。所以賈政和王爾調說的話，給那些婢僕聽見，便有加無減的傳到大觀園裏面，更肯定的說寶玉已經快和知府家的小姐定親。其實這種捕風捉影的流言，賈政却相反地回絕了王爾調。

但黛玉怎會知道呢？當她不知從什麼地方聽得這些流言的時候，就如同將身體拋進大海裏一般。她推前想後，以為竟應了日前夢中之讖。於是千愁萬恨，堆上心

來，左右打算，還是一個死字。繼而想到自己沒有父母的苦，就決定自今以後，把身體一天一天的糟蹋，一年半載，少不得身登清淨。她打定主意，當睡眠時被也不蓋，衣也不添，祇合着眼睛裝睡。

紫鵲走近望了幾回，不見她動靜，以為她真的睡着，更不敢驚動。這天她開始不吃晚飯。點燈以後，紫鵲掀開帳子看她，那被窩都蹬在腳後，因為怕她着涼，使輕輒拿來蓋上，黛玉也不動彈。等到紫鵲離開，她又把被蹬下。

第二天早上，黛玉比紫鵲起得更早，也不叫人，獨自一個呆呆地坐着。紫鵲醒來，見黛玉已起，很奇怪的問：

『姑娘！怎麼這樣早？』

『可不是睡得早，所以起得也早麼？』黛玉失去平常柔和的態度回答。

紫鵲連忙起來，伺候梳頭。那黛玉對着鏡子，祇管跌跌地自看，看了一回，那眼淚斷斷連連，早已溼透羅帕。所謂：

悶，也是一種樂事；以後你見了我的字跡，就算見我的面了。」



卿 憐 我 我 憐 須 卿

一瘦水正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
憐卿。」

正好給她做當時的寫真呢。紫鵑
在旁也不敢勸，恐怕說錯半句話，又
惹起她的舊恨來。過了一會，黛玉隨
便梳洗，那眼裏的淚痕，終是不乾。

接着她叫紫鵑預備紙筆，紫鵑這才開
口：

「姑娘今天醒得太早，現在又要
寫字，恐怕太勞神了吧。」

「不要緊，早完了早好。寫字解

說着，眼淚早已直流下來。紫鵲聽了這些話，不但不能勸，連自己也禁不住滴出熱淚。

黛玉堅決下了糟蹋身體的心後，茶飯每天減少，寒暖完全不理。寶玉在課餘前來問候，黛玉雖有千言萬語，但却說不出口。寶玉本想用說話安慰她，却又怕她誤會起來，反添病症。所以兩人見面，僅以浮言勸慰，「觀極反疎」的滋味，就夠他倆嚐透了。

黛玉雖有賈母王夫人的憐惜，請醫調治，然而祇知她常病，那裏知她的心病呢？紫鵲雖然略略曉得，却又不敢明白說出。

這樣，一天一天的減食，到半個月之後，腸胃日薄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夠多吃了。黛玉日間聽到的話，都似寶玉娶親的話；看見怡紅院中的人，無論上下，也像替寶玉忙着做娶親的事情。漸漸地，連一口藥也都不肯吃，祇求速死。睡夢之中，常常聽得有人叫寶二奶奶的聲音。一片疑心，成了蛇影。

有一天，連粥也不吃一口，慊慊地等着斷氣。

當她立意自戕而起病時，賈母，王夫人，邢夫人，熙鳳，迎春，探春，惜春等，輪流前來看望，寶玉自然常常探候。起初她還和她們說幾句話，這兩天索性連話也不大說。她心裏有時昏暈，有時又很清楚。賈母見她這病不似無因而起，也曾盤問過紫鵲幾次，紫鵲因為不能有透澈底明瞭，所以總不敢實說。

在賈母的眼看林黛玉，再過一兩天，就怕會到極樂世界和父母相會了。

這天晚上，紫鵲乘黛玉似睡未睡時，站在瀟湘館門口，忽然來了一個專歡喜管閒事，說閒話的使婢侍書。

「姐姐，你家姑娘好了些沒有？」侍書開口問紫鵲。

「還沒有呢。恐怕……」紫鵲回答時，聲音有點苦澀。

「不要緊的吧。」侍書又說：「啊！姐姐，我忘記把一件事告訴你呢。」
「什麼事？」

『就是寶二爺的親事啊！』

紫鵑聽得這樣說，急忙止住她說：

『得啦得啦！別再說下去了！姑娘就是……但，下了聘禮沒有呢？』

『那裏下什麼聘禮。那天我聽了這喜訊之後，便到二奶奶那邊去，又聽得她們說：都是門客們借着這個事討老爺的歡喜，往後好拉攏的意思。別說大太太說不好，就是大太太願意，說那姑娘好，那大太太眼裏看不出什麼人來。再者，老太太心裏早有了人了，就在我們園子裏的。大太太那裏摸得着底呢？老太太不過因老爺的話，不得不問問罷了。又聽見二奶奶說，寶玉的事，老太太總是要親上加親的，憑誰來說親，橫豎不中用的啊！』

『你怎會知道這樣詳細？』

『可不是又和那次一樣聽得來的啊。』

侍書說完，就想進去看看黛玉，但紫鵑恐怕她擾亂了黛玉的安睡，叫她不必進

去，所以侍書又到別處散佈她自己認爲最寶貴的消息了。

的確，這消息不但寶貴，而且還可當作是黛玉的救命靈符。當這兩個使婢在門口談話時，黛玉早已隱約聽聞。她聽到「親上加親」那一句，又是園中住的，就以爲非己莫屬，因此一喜，陰極陽生，心神頓覺清醒許多。

紫鵲進房，見黛玉張開一半眼睛，精神好像比先前稍爲振發。

『姑娘，喝點水麼？』紫鵲趁勢問。

黛玉微微點一下頭，紫鵲遂爬上炕去，爬在黛玉身邊，端着水，試了試冷熱，送到唇邊，扶着黛玉的頭，湊到碗邊喝了一口，紫鵲纔要拿開，黛玉還想喝一口，紫鵲便托着那碗不動。黛玉又喝了一口，然後搖了搖頭。

『剛才說話是誰？』黛玉問。

『侍書姐姐。』

『她對你說些什麼？』

『她說……』

『說什麼？』黛玉喘着氣急急的追問。

紫鵑沉思侍書的話，說出來也無關重要的，於是便一字不遺地告訴了黛玉。

黛玉的病，原是因寶玉而起，如今疑團既破，又加之「親上加親」一句話，心裏更重寬鬆。那時恰好賈母來到，見她病勢已有轉機，便勸解一番，坐了大半天，才回自己的房裏。

八 把寶釵娶過來冲冲喜

黛玉自聽了專愛管閒事，說閒話的侍書一席話以後，病勢漸漸減輕，自戕的決心也隨之改變。紫鵑少不得背地裏額手稱慶，說一句「如天之幸」哩。

至於大觀園裏的人，見黛玉的病也病得奇怪，好也好得奇怪，三三兩兩，唧唧噥噥的議論着。不多幾時，連王熙鳳也知道了。邢王二夫人都有些疑惑，倒是賈母

猜着八九。

那天，邢王二夫人和王熙鳳坐在賈母房裏閒談，說起黛玉的病來，賈母就對衆人說：

『我要告訴你們，寶玉和林丫頭是從小在一處的，我祇說小孩子們怕什麼。以後時常聽得林丫頭忽然病，忽然好，就有些知覺了。所以我想他們若盡在一塊兒，畢竟不成體統，你們以爲對嗎？』

王夫人聽了，不禁呆了一呆，祇得這樣回答：

『林姑娘是個有心計的人，至於寶玉，却跌頭跌腦，一點也不避嫌疑，從表面看來，却還都是個小孩子。此時若果忽然把那一個分出園外，不是倒露了些什麼痕跡麼？古來說的：「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太還是趕快把她們的終身大事辦了吧。』

賈母這時緊皺了眉頭，沉思了好一會才說：

『林丫頭的脾氣，雖也是她的好處，我的心裏不把林丫頭配他，也是爲這一點。況且林丫頭這樣虛弱，恐怕不是長壽的。祇有寶丫頭最妥。』

『寶釵的好處，不但老太太這麼想。就是我們也是這樣想呢。但是，林姑娘也得給她說說親才好啊！』王夫人說。

『對啊！』邢夫人連忙插嘴：『女孩子長大了，誰沒有心事？倘是真的和寶玉有些私情，若知寶玉定下寶姑娘，她自會把癡心放開了。』

『自然！』賈母說：『先給寶玉娶了親，然後爲林丫頭說人家。再沒有先是外人，後是自己的道理，況且林丫頭年紀比寶玉小兩歲。依你們的意思，是寶玉說親的話，不好先給她知道，對麼？』

王邢二夫人不約而同的點了點頭。王熙鳳見她們的主意已決，就對着房裏的使婢們說：

『你們聽見了嗎？寶二爺定親的話，不許混吵嚷，若有多嘴的，提防着她的

皮！」

王熙鳳的命令，誰也不敢違背。所以，瀟湘館主林黛玉，連做夢也以爲「親上加親」便是自己，如果曉得是薛寶釵的話，那就怕……

這事不但黛玉不知，就是寶玉也毫無所覺。這天黛玉在房裏養神，忽然聽得外面人聲喧嘩，嚷着奇事，她便走出去觀看。

原來怡紅院旁種的海棠，本就萎謝了幾棵，也沒有人去灌它。可是今天竟會開着很好的海棠花，因此衆人都在叫奇稱怪，不久，連老太太王邢夫人都趕來察視。衆人看了一回，都說奇怪。

「這花兒應在三月裏開的，如今雖是十一月，因節氣遲，還算十月，應着小陽春的天氣。爲了和暖的緣故，開花也是有的。」賈母獨排衆議的說。

於是，王夫人也就迎合這老太太的心意說：

「老太太見識多，說得一點也不錯，所以就不認爲奇怪了。但這花已經萎了一

年，怎麼會不應時候開花呢？」

『據我糊塗的見解，必是寶玉有喜事來了；此花先來報喜啊！』邢夫人搶着回答。

可是，站在旁邊的探春，嘴裏雖不言語，而心裏却想：必非好兆，大凡順者昌，逆者亡；草木知運，不時而發，必是妖孽！她雖這樣想，却不便說出來。獨有黛玉聽說是喜事，心裏觸動，便高興起來，說：

『當初田家有荆樹一棵，弟兄三個，因分了家，那荆樹便枯萎；後來感動了他弟兄們，仍舊合家一處，那荆樹也就榮了。可知草木皆隨人的，如今二哥哥認真讀書，舅舅歡喜，那探海棠就復發了。』

賈母聽她這樣說，心裏非常歡喜，便稱贊着說：

『林姑娘譬喻得很有理，很有意思……』她說到這裏，停頓一會，又繼續對使婢說：『快快去預備酒席，大家賞花。』

賈母說着，就進了怡紅院，寶玉連忙扶她坐在椅上。不一會，擺上酒菜，衆人入座，彼此都要討賈母歡心，齊說一些好話。寶玉斟了杯酒敬給賈母，並吟出一首詩：

『海棠何事忽摧墮？

今日繁花爲底何？

應是北堂增壽老，

一陽旋復占先梅！』

吟完之後，賈母愉快地喝酒用飯，鬧了一陣，就散了回去。

那天，寶玉本來穿着一襲圓的皮襖在房裏歇息，因見花開，祇管出來看一回，賞一回，詫異一回，贊歎一回，心中無限感觸。忽然聽說賈母要來，便去換了一件狐腋皮袍，匆匆出來迎接，未將通靈寶玉掛上。及至賈母去後，仍舊換衣，襲人不見他掛那塊寶玉，就問：

『那塊玉呢？』

『剛才忙亂換衣，摘下來放在炕桌上，沒有帶上。』寶玉回答。

襲人回看桌上，那裏有什麼玉，便在各處找尋，蹤影全無，嚇得襲人滿身冷汗。

『不要着急，少不得在屋裏的，問問她們就曉得了。』寶玉安閒地慰着她。於是襲人連忙去問院裏的使婢們，都回說沒有看見。

片刻間，驚動了大觀園裏的人，沒有一個不爲之着急，舉凡一個角落裏，甚至茅廁裏的大石下，都尋找到。誰知那塊玉竟像繡花針一樣，找了大半夜，總無影跡。

襲人急得流出淚來，但寶玉却視若無事的說：

『倒是這勞什子鬧事，我也不要了，你們不用亂找亂鬧吧！』

『小祖宗啊！』襲人哭着說：『你看這玉丟了沒有要緊，要是上頭知道了，我

們就要粉身骨碎的啊！」

這夜，襲人哭了一個整夜。

第二天，王邢二夫人都知道了。當她倆來怡紅院時，寶玉已經爲了失玉而神迷意醉，不言不語。襲人笑，他也笑，襲人哭，他也哭，襲人做什麼，他又學着做什麼。王夫人怕賈母知道了傷心，便極力的隱瞞着，另一方面，使人四面尋找。

過了兩天，賈母想起寶玉，就命使婢叫他過去，他也不推擋，祇在賈母房裏坐了一回，又走回自己床上呆着。每天茶飯，端到面便吃，不端來也不叫餓。

寶玉這怪異舉動一天趺似一天。身上既不發燒，又不疼痛，祇是吃不像吃，睡不像睡，甚至說話都毫無頭緒。那襲人益發慌張。王夫人過來，寶玉也一樣地癡呆，有時竟無緣無故的嘻笑，無緣無故的發怒。

慢慢地，賈母便知道寶玉失玉的事了。急忙趕到怡紅院，祇見他臉目消瘦，眼大無神，顯然是瘋傻之狀。因此查問襲人，襲人知道再不能隱瞞，遂將那天賞花失

玉的事，詳細說了出來。



把寶釵娶過來沖沖喜

商量，說：

於是，這位老太太便去叫賈政來
『這孩子自從失玉之後，就弄成
那個樣子，萬一有了些差錯，怎麼好
呢？』

『照母親這樣說法，打算如何辦
理啊？』賈政毫無主張地反問。

『以我主張，就預備去求薛姨媽
將就些，把寶釵娶過來沖沖喜。』

『孩子病了，怎可成親呢？』賈
政又問。

「娶她過來，不一定要成親的，這無非想冲好他的癡態罷了。祇要選一個好日子，鼓樂一概不用，照皇宮裏的樣子，用十二對提燈，一乘八人轎抬了來，效南邊規矩拜了堂，一樣坐牀撒帳，可不是娶了親麼？寶丫頭心地明白，也會願意的。而且又有襲人同在，常常從中解勸他們，他又和寶丫頭很合得上的。再者，姨媽曾說寶丫頭的金鎖，也有個和尚說過，祇得有玉的便是婚姻，焉知寶丫頭過門，不因金鎖而把那玉招回麼？如果幸而寶玉的病一天好似一天，又豈不是大家的造化麼？否則，我們賈門斷嗣……就不堪……」

賈母說到這裏，已經話不成聲。賈政素來是孝順母親的，而母親又最疼愛寶玉，所以祇好點頭答應，任由賈母如何辦理。

賈母和賈政所說的話，因寶玉沉沉睡去，所以一句也沒有聽見。襲人却聽得明白，心裏不覺悲喜交集。喜的是寶釵過門，自己可卸了些肩子；悲的是寶玉和黛玉最爲愛好，萬一他不願意，那時大錯鑄成，恐怕愈加惹起他的病勢；而且，還會

惹起林姑娘的舊症。到了那個時候，不但不能冲喜，反是一道催命符呢。襲人想到這裏，便等賈母賈政去後，悄悄地去請了王夫人來，跪在地上痛哭。

王夫人不知何意，把手拉住她問：

『好端端的，爲什麼跪下呢？有什麼委屈，起來慢慢的說吧。』

襲人這才站起身子，悲切地說：

『這話奴才是不該說的，這會子，因爲沒有法子了。』

『到底什麼事呢？快些告訴我！』

『寶玉的親事，老太太已定了寶姑娘，這自然是極好的事。但以夫人看來，寶

玉和林姑娘好呢？還是和寶姑娘好？』

『他倆從小在一處，所以寶玉和林姑娘比較好些。』

『不祇是好些，好得多呢。』

襲人說完這兩句，就把寶玉素和黛玉的愛戀，詳細講明，又將自己顧慮之點，

逐一對王夫人說出。王夫人點着頭。很同意的問：

『然則寶玉剛才聽見老太太的話，神情又怎樣呢？』

『現在寶玉有人和他說話時，他就笑；沒有人和他說話時，他就睡。所以一點也沒有什麼表示。』襲人拭着淚回答。

『那末這事怎麼辦呢？』

『奴才說是說了，還得太太去和老太太商議。再作道理吧。』

『既然這樣，讓我去和老太太想想辦法。』

說着，就轉身回到賈母房裏去。

九 給你娶林姑娘過來

王夫人走進賈母房裏，却見王熙鳳也在坐着閒談。王夫人便低聲地把襲人的話說出，賈母聽了；半天沒有話說。王熙鳳自然也不敢胡亂插言。許久許久，賈母才

歎出一口氣，說：

『林丫頭却不要緊，若寶玉真的這樣情癡，那就叫人感到辣手了。』

熙鳳聽她這樣說，不出一聲地低頭沉思。好一會，面上露着很得意的形態，對

賈母說：

『辣手倒並不辣手，祇要我想出的法子，薛姨媽答應就得了。』

『你有什麼主意，快些說給老太太聽，大家商量商量吧。』王夫人急切的說。

『依我想，祇有用掉包法子才可以把事情弄得妥當些。』

『怎樣掉法呢？』賈母問。

『現在不管寶玉明白不明白，使大家吵嚷起來，說老爺將林姑娘配了他，瞧他的神色怎樣。要是他全不管，這個包也不用掉了；若是他有些歡喜的意思，這時却

要大費周折哩。』

『就算他歡喜，又怎樣呢？』王夫人插口問。

熙鳳隨即走到王夫人身旁，用嘴靠近她耳邊如此這般的說了幾句，王夫人點了幾點頭，笑了一笑說：

『虧你想出這種法子。』

賈母看得一點也不懂，便問：

『你倆在搗什麼鬼，快些告訴我吧！』

熙鳳惟恐賈母再問，洩露機關，便也向她耳邊說了一遍。賈母不禁笑着說：

『這樣也很好，不過太難爲了寶丫頭啊！倘若吵嚷出來，林丫頭又怎辦呢？』

『這個方法，原祇用在寶玉身上，外頭一概不許提起，有誰人知道呢？』

於是，她們三個決定把這個計策實行。

一天，黛玉早飯後，帶着紫鵑到賈母這邊來，一則問安，二則也爲自己散散悶。出了瀟湘館，走不多遠，想起忘記帶絹帕，便命紫鵑回去拿來，自己就慢慢走着等她。黛玉獨自走到沁芳橋那邊山石背後，當日同寶玉葬花之處。忽然見到侍書

走來，喜冲冲地說：

『林姑娘，我們有喜酒喝咧。』

黛玉面上突然紅了起來，還以為自己和寶玉已有了嫁娶的日期，所以特地和自己打趣。

『林姑娘，』侍書又說，『老太太真有眼光，居然會使寶二爺娶寶姑娘！』

黛玉聽到這裏，如同受了一個疾雷，心裏登時撲撲的跳躍。她勉強定一下神。才說：

『侍書！你跟我到這裏來。』

說着，便帶侍書到那畸角上葬桃花的去處，那裏很僻靜。

『你怎知寶二爺娶寶姑娘？』黛玉問。

『我在老太太房裏，聽說老爺已經答應下來。第一步是替寶二爺冲喜，第二步是……』她說到這裏，瞅着黛玉笑了一笑，才接下去說：『把這喜事辦完之後，就

要替林姑娘說婆家呢。」

『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寶二爺的喜事？』黛玉勉強忍住心裏的悲哀。

『可不是嗎，老太太還吩咐我們不許聲張，爲的是怕寶姑娘曉得了害臊啊！』

『……』黛玉再不能說出半句話。

侍書見黛玉一聲不響，便溜走了。

黛玉此時心裏竟像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一起似的，甜，苦，酸，辣，完全分不出什麼味兒。停了一會，顛巍巍地轉回瀟湘館。

這時她的身子竟有千百斤重量，兩脚像踏着棉花一般的軟。一步一步慢慢走着，走了半天，還沒有到沁芳橋畔，因爲雙脚一軟，走起來愈加緩慢，且又迷迷糊糊，信步那邊繞過來，更添多兩箭地之路。這時剛到沁芳橋畔，却又不知不覺的順着堤往回裏走起來。

紫鵲拿了絹帕，不見黛玉，正在那裏看時，祇見黛玉顏色慘白，身子恍恍盪盪

的，眼睛也呆呆的，在那邊東轉西轉。又見一個使婢往前頭走，因離得遠，看不出是誰，於是她連忙奔過去扶住她。

『姑娘！怎麼又回去呢？』她驚疑不定的問。

黛玉模模糊糊的隨口回答：

『我不回去，我要去問問寶玉。』

紫鵲聽了，摸不着頭腦，祇得扶着她到賈母那邊來。黛玉走到賈母門口，心裏似覺明晰，回頭看見紫鵲攙着自己，便站住了脚步問：

『你在做什麼？』

『我拿絹帕給姑娘，見姑娘站在橋頭，我趕來問姑娘，但姑娘却不睬我。』紫鵲笑着回答。

『我以爲你去瞧寶二爺，怎麼又到這裏來呢？』

紫鵲見她迷失本性，便知她是聽到那使婢什麼話而起的。因此惟有點頭微笑。

但是怕她見了寶玉，那一個已經是瘋瘋傻傻，這一個又這樣恍恍惚惚，如果兩人見面，說出些不大體統的話時，却怎樣收科？於是便連喘帶哄的把她拖回瀟湘館裏。當黛玉來到瀟湘館門口時，忍不住心頭一湧，吐出一口鮮血，幾乎暈倒在地。幸虧紫鵲在旁扶着，用盡力才把她扶到床上。

過了半個時辰，黛玉悠悠然甦醒過來，見紫鵲在流淚。

『你守着我哭什麼？』她沉着聲音問。

紫鵲見她說話明白，方才放下心來回答：

『姑娘剛才從老太太處回來，身體有點不大好，嚇得我没有主意，所以哭的。』

『唉！紫鵲！』黛玉苦笑着：『我那裏就能夠死呢？……』

這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又上氣不接下氣地喘成一處。因為黛玉今日聽得寶玉實敘的事情，這本是她數年的心病，一時怨怒，而致迷惑本性。直到回來吐出鮮血，心裏才漸漸明白，把事情也忘記了；今見紫鵲在哭，又模模糊糊地想起侍書的話

來，這時反不傷心，惟求速死，以完此相思冤債。

紫鵲當她在門口吐血昏迷時，便暗中命人去請賈母。故此賈母不多些時就同着衆人趕來看視。祇見黛玉顏色如雪，絲毫沒有一點血色。神氣昏迷，氣息微細，半日又咳嗽了一陣，使婢遞過痰盂，吐出都是痰中帶血的東西。大家看見，無不驚慌。那時黛玉微微睜眼，見到賈母在自己身旁，就喘吁吁地說：

『老太太！你白疼痛了我啊！』

賈母聽得她這樣說，心裏非常難受。

『好孩子，不要緊的。』賈母祇有這樣安慰。

黛玉微微一笑，把眼睛又閉上。賈母見她神色不好，就輕輕地出房，對熙鳳說：

『我看這孩子的病，不是我咒她，恐怕難好的了。你們也應該替她預備預備。我們冲一冲，或者她也會好哩。』



『林姑娘消息真靈通，她怎麼會知道的呢？』王夫人說。

『這一定是那些丫頭們作的怪啦！』賈母肯定地回答這一句。

第二天，王熙鳳吃了早飯，就去試試寶玉。她一踏進怡紅院，便笑着說：

『寶兄弟大喜！老爺已擇定吉日，要給你娶親啦，你喜歡不喜歡？』

寶玉聽了，祇管瞅着熙鳳癡笑，又不住地把頭亂點。於是熙鳳又問：

『給你娶林姑娘過來，好不好？』

寶玉登時大笑起來。熙鳳看着，

完全猜不着他是明白或是糊塗。

『老爺說：你好了就給你娶林妹妹呢；若果仍然是這樣傻，就不給你娶了。』

寶玉忽然正色分辯着說：『我不傻！你纔傻呢。』說着，便站起來，似要出去的樣子。

『寶兄弟，要到那裏去？』熙鳳又急忙地問。

『我去看看林妹妹，叫她放心。』

『林妹妹早已曉得了。她現在快要做你的妻室，自然害羞，怎肯見你呢？』

熙鳳邊說邊來阻止着寶玉。又暗叫襲人小心伏侍他，切不可讓他過去和黛玉見面。襲人惟有把眼淚嚥進肚裏去，悲慘地答應下來。

熙鳳過去回覆了賈母，就實行那掉包的方法，大家到了薛姨媽那裏，商量一回，幸得薛姨媽憐憫賈門無後，僅寶玉一人，又因寶釵和寶玉性情也很投合，便慨然把親事允諾，並且當日選定行禮和婚娶的吉期。

一〇 一縷香魂歸天國

黛玉的病，雖然延醫服藥，何奈一天重似一天。紫鵲在旁苦勸，但她總是搖頭嘆息，巴望死神早日來臨。

這夜，紫鵲又哭着勸慰說：

『姑娘！事情到了這般田地，婢子也不得不說了，姑娘的心事，我們也都知道。至於意外的事，我以為一定沒有的，姑娘不信，祇拿寶玉的身子說起吧；他這樣大的病，怎可以做親呢？姑娘千萬別聽謠言，自己安心保重才好！』

黛玉微微笑了一笑，也不答話，接着又咳嗽幾聲，吐出好些血來。紫鵲見她僅有奄奄一息，明知不能勸解，惟有守着流淚。

同時，她雖一日三四次的去請賈母，但賈母却没有以前那樣的關心黛玉的病勢。而且這位老太太整日都忙着寶玉寶釵的婚事，更無餘閒來視探這苦命的外孫

女，祇請太醫自去調治。

黛玉向來病着，自賈母起直到姊妹的下人們，常來問候，今見賈府中上下人等都不過來，連一個問的人也沒有，祇有紫鵲一人，自料萬無生理。所以就掙扎着對

紫鵲說：

『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你跟我這麼多年，我拿你當作親妹妹一樣……』

她說到這裏，氣又接不上來。紫鵲聽了，一陣心酸，早已哭得說不出話。過了

一會，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說：

『紫鵲妹妹！我躺着不適意，你扶起我靠着坐坐吧！』

紫鵲嗚噎多時，才說：『姑娘身子不好，起來又要……』

黛玉聽了，閉着眼睛不說話。半晌，她又要起來。紫鵲没法，祇好把她扶起

兩邊用軟枕靠住，自己却在旁邊樓着她。

其實，黛玉病了半月，每日全靠藥湯拖延半點氣息，那裏坐得住。坐了半盞藥

時，下身自覺酸痛，狠命的用手支持。

『紫鵲，你不必扶我，去拿我的詩本子來！』

她說話未完，又一陣子的喘。紫鵲料是要她未病前所寫的詩稿，就敏捷地去拿來給她。黛玉點了點頭，又抬頭看那箱子。紫鵲不解，祇是站着發怔。黛玉氣得兩眼直瞪，又咳嗽起來，隨即吐出一口血。紫鵲連忙回身取杯水來，黛玉漱了吐在盂內。紫鵲用絹帕替她拭了嘴，她便拿絹帕指着箱子，又喘作一團，說不出話，閉合了那雙毫無神彩的眼睛。

『姑娘，躺下去歇息吧！』紫鵲含住眼淚說。

黛玉搖了搖頭。紫鵲見她這樣，又以為她要絹帕。於是急急地打開箱子，拿出一條白綾絹帕遞給她。黛玉接過一看，立刻摺在一邊，狠狠的說：

『有字的！』

紫鵲這才明白她要那塊題過詩在上面的舊帕。於是重去檢出來交到她手裏，又

勸着說：

『姑娘！歇息吧！何必恁般勞神呢？等好了再看它吧！』

但黛玉並不理會，將有詩的絹帕接到手裏，也不再看了，掙扎出那隻支持身體的手，使勁地撕那絹帕。可是祇在不住的發抖，完全沒有把它撕得開一分一寸。紫鵲知她心恨寶玉，因為那絹帕上的詩，是寶玉特地為愛悅她而寫，真情地送給她的。如今她當作寶玉真的瞞着她而去娶薛寶釵，所以決心把它毀掉。

『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氣呢？』紫鵲忍不住又柔聲地安慰着。

黛玉聽後，微微的點了一下頭，便把詩帕塞在袖裏，說：

『點燈。』

紫鵲答應，連忙將燈燃點起來。黛玉看着燈光，閉眼坐着，喘一會氣，又說：

『給我拿個火盆來！』

紫鵲以為她冷，聲音更放得很低的說：

『姑娘躺下，多蓋一條被罷。那炭氣恐怕姑娘受不住啊！』

黛玉又搖頭，紫鵲祇得把火盆擱在炕前的火盆架上。可是黛玉仍然搖著頭，意思是叫她拿到炕上。紫鵲又祇得先去拿一只火盆炕桌，放在炕上，然後把火盆擱上。黛玉用手撐起身體，將方纔的絹帕從袖裏抽出，眼睜睜地瞅住那火，苦笑一下，倏忽地把詩帕向火盆裏一拋。紫鵲嚇了一跳，欲要搶時，那詩帕早已燃燒盡了。

『姑娘！這又何必呢？』

紫鵲雖這樣說，但黛玉祇作不聽見，回手又把那歷年心血所寫成的詩稿，看了一眼，毫不吝嗇地又望火盆裏拋去。紙一着火，登時赤烘烘的焚燒起來，等到紫鵲用手去抓起來時，却已變成一團黑灰，所餘無幾了。

那黛玉焚燬了詩帕詩稿之後，把眼睛一合，身子往後一仰，雖然沒有到死的時辰，可是離死的時辰是已經不遠。

紫鵑連忙用力把她扶着放下，心裏突突的亂跳，想去叫人時，天色已晚，不去叫人呢，自己却毫無主張。再看黛玉的氣色，似乎還不致一時斷氣，所以就放大胆子，勉強熬過一夜。

第二天早上，紫鵑見黛玉比較緩和一些，便走到賈母房裏，却看不見賈母。問房裏的使婢，都回說「不知道」。她覺得這回答很是可疑，又想到黛玉那裏這幾天竟連一個問病的人也沒有，遂不禁悲從中來，於是激起一股悶氣，一扭身，便出來了。自己想了一想：今日倒要去看看寶玉打何主意？如果他真的和寶釵結合，就得見天下男子的心，真真是冰寒雪冷，令人切齒了啊！她一面想，一面走，早已來到怡紅院。但見院門虛掩，裏面空無一人。

「哎吔！難道他真的這樣無情無義嗎？」她脫口便說出這一句話。

忽然，從遠處走來那歡喜管閒事，說閒話的侍書。紫鵑急急地叫住她，她也不待紫鵑動問，便奔過來搶先說：

『紫鵲姐姐，今天是寶二爺和寶姑娘的大喜咧！』

『你怎知道？』

『我早就知道了。不過老太太吩咐，不許對你和林姑娘說，所以我不來告訴你罷了。』

『不要緊，告訴我吧，寶二爺的新房在那裏？幾時行禮？』

『我告訴你，你千萬不要對林姑娘說啊！』

『放心吧，我決不會說的。』

『寶二爺的新房，老爺早已派人另外收拾一間房在府裏；行禮就是今晚！』

『真的麼？』

『誰騙你這個，我們明天見吧，我要趕去弄一點喜菓吃哩！』

侍書說完，朝賈母的房間走去。紫鵲自己發一回跌，忽然想起黛玉，這時却不

知有沒有變，立刻流出兩行熱淚來。她咬着牙齒，登狠地咒詈着說：

『寶玉！我看林姑娘死了，你總算避過。但你拿什麼面目見我呢？』

她邊哭邊咒，嗚嗚咽咽地望瀟湘館門前來，還沒有走近，便望見兩個小使婢在門裏往外探頭探腦。一眼見到紫鵑，其中一個就嚷着：

『紫鵑姐姐，快些走啊！』

紫鵑知道不妙，連忙擺手叫她們不要高聲，急急地進來看時，祇見黛玉肝火上升，兩顴紅赤。她覺得有點不妥，便叫黛玉的奶媽王奶媽來。王奶媽來時，黛玉已經不會說話。

於是她倆手忙腳亂的替黛玉換過衣衾，黛玉這時却還微微的張開眼睛，苦笑了一笑，似乎有些知覺地，斷斷續續地說：

『紫……紫……鵑……奶媽……』

她話聲未了，猛然從喉裏湧出一口鮮血，幸得紫鵑眼快，急忙用絹帕接住，才不致沾污新換上的衣服。

開寶釵的蓋頭，才奇怪起來。



國天歸魂香縷一

『姑娘！姑娘！……』

紫鵲雖這樣高聲嚷着，但黛玉已經連頭也不能點一點，就在這剎那間，一縷香魂歸天國，做她情海中一個恨人去了。

在同一個時候，寶玉癡癡迷迷的，以為今天和他的表妹妹林黛玉拜堂成親，所以當行禮時雖有幾句傻話，可是已經和病中大相懸殊。及至拜過天地，請出賈母受了四拜，後請賈政夫婦登堂行禮畢，送入洞房。寶玉揭

「襲人，這位美人兒是誰？」他忍不住問站在他身旁的襲人。

「那位是你新娶的二奶奶啊！」襲人笑着回答。

「好糊塗！你說二奶奶到底是誰？」

「寶釵姑娘啊！」

「那末林姑娘呢？」

「老爺作主娶的是寶釵姑娘，怎麼弄到林姑娘身上去？」襲人又說。

「不對，我娶的是林妹妹！」

本來寶玉原有些昏昏憤憤的病症，加之今天神出鬼沒的事，更使他茫然不知所止，便也不顧老太太和老爺，口口聲聲祇要找林妹妹去。王熙鳳早已防到這一個地步，所以早就叫賈母王夫人進去照應，今見寶玉果然鬧着要黛玉，賈母遂行近他身旁，極力安慰他。無奈寶玉口裏總是嚷着：

「你們騙我，還我的林妹妹來！」

這樣鬧了半天，他才力竭聲嘶地昏沉沉的睡去。坐在一邊的那位新二奶奶薛密，雙眼掛着幾點晶瑩的淚珠，對着寶玉祇有呆住。

起突軍異界化文 刊叢事故史歷準標新

▲打破戰時出版的沉悶▼

在這個動蕩不定的社會中，出版界因了環境的關係，大多沒有特殊的貢獻。這種情形，非但使讀書界苦悶起來，且於整個文化界亦足影響。本書局則不畏鉅艱，斥以巨資，聘請海內著名作家，選定若干優良材料，編製各種適合時代之標準故事，總合定名為『新標準歷史故事叢刊。』茲已出版者有二十餘冊。

▲適合社會各界的讀物▼

描寫典刑三蕩婦之

武松與潘金蓮

清代香豔奇案之

楊乃武與小白菜

說部豔流千古之

呂布與貂蟬

歷史悲歌慷慨之

楚霸王與虞姬

傳說悲絕塵寰之

梁山伯與祝英台

千古風流才子之

唐伯虎與秋香

西廂綺麗動人之

張生與崔鶯鶯

唯一巾幗英雄之

花木蘭

創造偉業雄績之

武則天

明代才子英雄之

文素臣

懲淫警世奇案之

刁劉氏與王文

寫述英雄美色之

石秀與潘巧雲

巾幗英雄衛國之

秦良玉

忠貞彪炳千秋之

費貞娥

香豔且悲且壯之

香妃

絕世多情種子之

林黛玉與賈寶玉

著名昏君淫婦之

紂王與妲己

貞節流芳萬世之

王寶釧

誓死抗敵忠貞之

葛嫩娘

明末絕代佳人之

陳圓圓

▲以上各書定價一律▲

上海大方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再版

林黛玉與賈寶玉

全一冊 實價九

翻印必究

編者	陳玉
校正者	周耐
出版者	大方書
發行人	李協

上海四馬路山東路一四

總發行所 大方書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

